

怀念恩师蒋华良先生二三事

昨日晚上 8 点左右，有好友向我确认蒋老师去世的消息。我完全不愿相信，必是谣言惑众，或是新冠所致病重入院治疗而已？此时我也染上新冠 3 天，正发着烧，我且难熬，蒋老师或有可能更难受。

马上向数位师兄、同学和老师确认，不敢明问，只能拐弯问，但都得到了肯定的回复。一时间，热泪盈眶，内心空空荡荡的，如失去了主心骨般，心在加速跳动，在颤抖。往事历历在目，不断回放，久久不能入睡。想着考蒋老师研究生的往事、上课学习的要求、开始科研做课题的指导、找工作的期望、创业后的帮助，等等。温暖、严格、细心的画面一一飘过。

一、和蒋老师的第一次见面

2002 年下半年，那时我在复旦药学院上大四，正在准备上海药物所的研究生入学考试，想考蒋老师的研究生。当时的上海药物所，就在岳阳路上，离我们学校很近，走路就 2 个路口。

一日，我突发奇想，何不投简历给蒋老师？于是，我花一天时间把资料准备好，把当时课外做过的实验设计记录打印好，在校刊上投稿的治疗高血压的中药提取物文章打印好，加上简历，学科竞赛获奖的资料，总共有一厘米厚，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，就一个人走路去找蒋老师的办公室了。

那时，蒋老师的办公室在岳阳路上海生命科学院内的一个二层小楼内。在叩那红色的木门时，犹豫了很久，终于叩了下去。没想到，出来开门的居然正好是蒋老师。他穿着黑色白底布鞋，上半身是件深红色毛衣，一脸严肃。我一时紧张，说不出什么话来，只是憋了几个字：“蒋老师，我想考您的研究生，这是我的资料。”蒋老师接过我的资料，没什么表情，说他知道了，就没和我说什么，让我离开了，前后不过 1、2 分钟吧。

因为见面时间太短，蒋老师表情严肃，我一直以为投的简历没什么用。2003 年上半年，完成复试面试，顺利被录取。第一学年学习结束后，2004 年进入张江实验室轮转，见着了段文虎教授和沈旭教授，才得知他们是应蒋老师之邀，特

别在复试时来面试我的。而蒋老师后来也从来没和我提过这些安排的事。

蒋老师就是这样，面冷心热，默默付出，乐于助人，不求回报。

二、上课和科研的要求

2003年下半年，研究生第一年是在岳阳路大院内上课，那时药物所已经搬到了张江。我于是到张江来向蒋老师报到。第一次进张江药物所，从祖冲之路的大门进来，在1号楼下，正好遇到一位长者，于是向他打听蒋华良老师在哪，我是他学生，前来报到。这位长者非常热心，一路领着我从一楼走楼梯到二楼，在楼梯中转的窗户处，指着外面散发着勃勃生机的流动的水池和葱绿的树木，他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看我们药物所漂亮不漂亮？”到了2楼，他领我到蒋老师的办公室，对蒋老师说你的学生来啦。当时他们正在讨论问题，蒋老师只看了我一眼，让我在一边候着。这位长者也加入了讨论。当时有个简单的算术题，我直接口算了结果，说了出来，这位长者夸了我一下，说年轻人脑子就是转得快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位长者是陈凯先院士。

关于选课，蒋老师对我的要求很明确，必须选修分子生物学，学不好不让毕业。托老师的教诲，虽然后来我是做药物化学研究的，但生物功底还是打了下来，而且也接受了一些CADD的教育，打下了做药物研发，就得化学、生物、CADD铁三角一起用上的基础认知。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认知。很多年后CADD/AIDD广为宣传，大家才广为接受。而这些，在2004年，在我们这个DDDC的研发团队中，已经是常识了。

蒋老师给我的课题是DPP4抑制剂研究。当时他结合最新的专利调研，把需要做的分子结构都设计好了。他用了一个巧妙的思路，获得了专利空间，但在化学合成上，原本就已经是2个手性中心，一下子变成了3个手性中心，合成难度瞬间变大。也正因为合成难度大，让我有机会开展了镍络物诱导的不对称合成，在柳红老师的指导下，开创了手性非天然不对称beta-氨基酸的全新方向。这个课题，在我毕业后10多年里，师弟师妹们还发表了大量好文章。

研究生期间，周末学习和工作是常有的，蒋老师也经常在。一次周末，他带姜标老师来实验室参观。他们结束回去后，蒋老师特别打电话到实验室，邀请在实验室的李剑师兄和我去他那喝咖啡。到了1号楼2楼之后，我们一起泡咖啡。

说是一起泡，其实主要是蒋老师为我们泡。蒋老师为我们准备好咖啡包、糖包，还有 3 个白色的小搪瓷杯。待我们把各种包都加到小白杯之后，蒋老师亲自去拿了开水壶，为我们倒上开水，然后递给 2 只小木片，让我们搅拌咖啡用。然后就开始聊课题情况，具体聊什么已经记不清了。临了，他看了看我们的咖啡杯，指着小木片说：“这个小木片给我，我去洗洗，下次还能用。”说完，他自己就伸手过来，把师兄和我的一起取走了，然后去洗手间，把小木片洗好，小心翼翼地把小木片包好，放到冰箱里去了。李剑师兄含笑和我对视了一眼，暗暗赞赏。

蒋老师的率性认真、平易近人、勤勉治学、小心节约等优良品质，到如今记忆犹新，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基因：做学问做研究要勤要努力，做人做事要俭要节约。

三、毕业与工作

2008 年初，临近毕业了，蒋老师关心我毕业后工作情况，他内心是希望我留下来工作的，但我怀着做出新药的梦想，想去跨国药企学习新药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。蒋老师没有强求我留下来工作，放手让我去外面闯荡。2008 年 5 月，我拿到了 GSK 的录用合同，向蒋老师和柳老师做了汇报。蒋老师和柳老师都非常开心。后来，蒋老师还经常向他的朋友们提起，他有位学生在 GSK 做科研工作，是科学家，言语中透露出高兴和自豪。在那个年代，在跨国药企做新药研发的师兄师姐还比较少，蒋老师以自己培养的学生有出息而自豪。这种感觉，怎么都像自己的父母一般，为子女的点滴成就而真心高兴。

四、创业

2013 年，我决定出来创业。创业的方向，并不是新药研发，选的方向是做研发的数据管理，促进数据的搜索、共享、协作、智能分析、管理等，主要核心产品是电子实验记录本 InELN、结构式编辑器 InDraw 等。向蒋老师汇报时，他很认可数据的价值，可以避免一半人重复另一半人的失败。数据也正是 CADD 要用的。蒋老师说，你要加强和行业内的人交流和合作，我帮你安排一下。后来，他介绍我加入中国化学会计算机化学委员会，成为里面唯一来自企业的非教授委员。

2017 年，在申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时，我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，因为之

前没写过课题申报材料，没有仔细核对材料内容，导致我们当时申报书的评分很低，拿不到资助。蒋老师知道后，非常生气。这么多年来，蒋老师第一次那么严厉地批评了我：“你太不认真，太不重视了！虽然这笔资助不大，但对你们公司名声是好的啊！”批评归批评，蒋老师要求我把申报资料重新准备，改正错误。经过蒋老师的努力沟通，这笔资助终于申报下来了，并在 2018 年的资本寒冬中，成为了雪中送炭的救星，让我们公司最终挺过了经济危机，迎来了行业的发展机会。当得知我们做的电子实验记录本等产品有了几百家客户，像扬子江、恒瑞子公司、迈瑞医疗、华为等，并开始卖到美国时，蒋老师非常开心，我至今还记得和他发自内心的笑容和声音，并鼓励我再接再厉，打造一个世界品牌来。

五、蒋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

最近 2 年，见蒋老师的机会明显变少。每次约，总是在各种出差，每次见，总觉得他的白发又增加了不少，而他总说自己身体好得很，目送我离开，马上又伏案工作。

蒋老师正是年富力壮，在这个时候永远离开了我们，是我们国家的巨大损失。最近这几年 AI 智药大火，但离不开这几十年来坚守在这个领域的蒋老师、DDDC 和培养出来的学生们打下的基础和人才贡献。

蒋老师兴趣广泛、学识渊博、勤勉治学、热情如火、性情耿直、乐于助人、侠肝义胆、毫无私心、小心节约，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学习和成长，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，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！

呜呼！永不能见到蒋老师的音容！永不能听到蒋老师的教诲！

哀哉！

2022 年 12 月 24 日匆忙写于上海张江，若有疏误，敬请海涵

邓光辉